



邰国君臣作器祭祀祖考而使夫人摄祭的原因*

贾海生 袁茵

摘要:邰国是根据考古资料发现的一个方国,其族属于赤狄,其姓则为媿姓,西周至于春秋立国于今山西绛县横水一带,始终处于大国强族的包围之中。邰国君臣制作用于祭祀祖考的礼器,在铭文中明言使夫人摄祭,与华夏民族夫妻共承宗庙祭祀的周礼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或是面临随时被兼并、灭亡的命运而将顾命之语铸为铭文,或是赤狄族群固有不同于华夏民族的风俗。

关键词:邰国;礼器;祭祀;礼俗

中图分类号:K224;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4-0087-05

作为近年最重要的考古成就之一,山西绛县横水墓地的发掘与清理,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墓地发现有上千座墓葬,时代从西周早期延至春秋中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批有铭青铜器,且多见“邰伯”之名,为研究两周时期这一区域的诸侯国及其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自发掘简报刊布以来,许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墓葬时代、墓主身份、铭文涉及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①。本文拟就这批与邰国君臣有关的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君臣作器祭祀祖考而使夫人摄祭”现象及其原因略作探讨。

一、“邰伯”族属及相关亲族关系

2004年12月至2005年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清理了位于绛县横水一带的墓葬遗址,共发现1299座墓葬,时代从西周早期延至春秋中期。这批墓葬中,M3已被盗掘一空,M1出土青铜器25件,M2出土青铜器16件,M2158出土青铜器902件(组)。择要略举各类铜器铭文

如下,以便对邰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进而据以展开讨论。

邰伯作毕姬宝旅鼎(盘、簠、甗)。(M1)

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邰伯再历,右告,令金车、旅,再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朕考尊,再其万年永宝用享。(M1:205)

邰伯作毕姬尊鼎,其万年宝。(M2:57)

邰伯肇作尊鼎,其万年宝,用享。(M2:58)

唯五月初吉,邰伯肇作宝鼎,其用享孝于朕文考,其万年永用。(M2:103)

内(芮)白(伯)稽首,敢作王姊盃,其累邰白(伯)迈(万)年,用乡(享)王逆侑。(M2158:81)

内(芮)白(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盘,其累邰白(伯)迈(万)年,用乡(享)王逆侑。(M2158:84)

内(芮)白(伯)作邰姬宝媿簠四。(M2158:148)

收稿日期:2021-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18ZDA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海生,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袁茵,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匭伯作旅鼎。(M2158:171)

内(芮)白(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甗,其
累匭白(伯)迈(万)年用乡(享)王逆侑。
(M2158:173)

综合各种墓葬遗存, M1、M2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约相当于周穆王后期或稍晚; M2158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明显早于 M1 和 M2 的年代。从 M1 所出鼎、盘、簋、甗上的铭文来看,诸器是匭伯为其夫人所作,则 M1 的墓主当为匭伯夫人;从 M2 所出鼎、簋、甗上的铭文来看,诸器中有匭伯自作的礼器,可据以确认墓主人为匭伯。匭伯之称,表明是有国之君,则山西绛县的横水一带,在西周时期,就曾存在过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匭国。匭为媿姓,已为其他铜器铭文所证实,当为商代鬼方的后裔,属于文献记载的赤狄族群之一。匭国可能被晋国吞并而灭亡,或迁徙他处。从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王姊嫁与匭伯,芮伯作为同姓媿嫁,则匭国与周王室、芮国联姻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②。关于媿姓之族群,许多学者都曾作过研究。王国维曾指出:“宗周之末,尚有隗国,春秋诸狄皆为媿姓是也。《郑语》史伯告郑桓公云:‘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案:他书不见有隗国,此隗国者,殆指晋之西北诸族,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案:《春秋左传》凡狄女称‘媿氏’,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1]590}陈公柔则认为,媿姓诸器铭文中之媿,即《左传·定公四年》所言“怀姓九宗”的怀姓^{[2]211-217}。

陈昭容在以姬姓芮国与媿姓匭氏婚嫁往来为例讨论两周夷夏族群融合中的婚姻关系时,披露了四件 2004 年至 2007 年出土于绛县横水墓地的有铭铜器。其中两件有铭铜器的编号分别是 M1006:66、M1006:122,铭文相同,皆题“匭伯作芮姬簋”,文载铭文照片,同时还隶写了铭文。依铭文行款格式,移录释文于下:

匭白(伯)肇乍(作)内(芮)姬宝簋,其
用夙夜高(享)于阜(厥)宗,用高(享)
孝于朕文且(祖)考,用勺百
福,其万年永宝,子=(子子)孙其
万年用,夙夜于阜(厥)宗用。

另外两件有铭铜器则是由一盘一盃组成的一套礼器,编号分别是 M1006:20、M1006:21,铭文相

同,仅有一铭言作宝盘而另一铭言作宝盃之别,文载盃铭照片,同时亦隶写了铭文。依盃铭行款格式,移录释文如下:

仲甸人肇乍(作)匭姬宝
盃,其用夙夜高(享)于厥
宗,用高(享)孝于朕文且(祖)
考,用勺百福,其万年
永宝,子=(子子)孙其万年用,
夙夜享孝于厥宗用。

作者疑铭中“匭”字当读为侄,推测侄姬或许就是同墓出土的匭伯作芮姬簋铭中芮姬之侄。据《尔雅·释亲》所言“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以及《释名·释亲属》所言“姑谓兄弟之女为侄。侄,迭也。共行事夫,更迭进御也”、“侄弟曰媿,媿,承事嫡也”为论,认为芮姬出嫁时以侄为媿。身份为侄的女子,无论自称或他称,在夫家都可称为侄姬。仲甸人为侄姬制作的盘与盃,表明是夫家匭氏家族所作之器,而不是从母家带来的媿器。依一般惯例,仲甸人很可能是侄姬的丈夫。至于仲甸人与匭伯的关系,尚待进一步考察^{[3]88-106}。

古时世爵世禄,则匭伯作芮姬簋铭文中的匭伯未必与 M1、M2、M2158 号墓葬中诸器铭文所言匭伯为同一人。因为 M1、M2、M1006、M2158 号墓葬在整个横水墓葬群中虽同属第二期,而各墓的年代仍有早晚之分^{[4]85}。联系前文所引“芮伯作匭姬宝媿簋四”等器铭来看,匭伯与芮国联姻,可据以推断匭伯作芮姬簋铭文中的芮姬当为匭伯的夫人。至于仲甸人的身份及其与 M1006 号墓葬中墓主人匭伯的关系,虽无更多证据以资展开讨论,仅以二人所作之器同出一墓以及仲甸人自称其名缀以“人”字而不著爵名,似可推定仲甸人与墓主人匭伯不仅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还是墓主人匭伯的臣属。另外,若以“匭伯肇作芮姬宝簋”与“仲甸人肇作匭姬宝盃”相互参证,可见“匭姬”与“芮姬”的称谓方式相同,皆是以所出之国名冠于姓前而为具体的人名,则“匭”或亦是方国名,未必当读为“侄”字。

二、“君臣作器使夫人摄祭”

现象及原因

依周礼丧服与礼器饰群党、别亲疏相互对

应的礼制而言,天子至于列士,凶礼分别为王后、夫人、妻子制服服丧,转为吉礼后则可分别为王后、夫人、妻子制作祭器^③。因此,西周至于春秋时代,凡铜器铭文明言为王后、夫人、妻子作器,表明王后、夫人、妻子已先于器主人而亡,器主人所作各种礼器皆用于庙中祭祀已亡的王后、夫人、妻子。如:

鲁侯作姜享彝。(《殷周金文集成》9408/西周早期)

王作姜氏尊簋。(《殷周金文集成》3570/西周晚期)

伯嘉父作喜姬尊簋。(《殷周金文集成》3679/西周晚期)

函皇父作周妘盘盃尊器,鼎簋具,自豕鼎降十,又簋八、两鬯、两壶,琯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殷周金文集成》2745/西周晚期)

虢仲作虢妃尊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殷周金文集成》708/春秋早期)

邾伯肇作孟妊善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殷周金文集成》2601/春秋早期)

黄子作黄夫人孟姬器,则永祐灵踪。(《殷周金文集成》2567/春秋早期)

邾伯御戎作滕姬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殷周金文集成》2525/春秋中期)

在古人观念中,人死为鬼,陟降上下,陈鼎列簋,冀其来临。若铭文明言器是为王后、夫人、妻子所作,则王后、夫人、妻子已是依时往来人间歆享祭祀的鬼魂了。以上述天子以下为王后、夫人、妻子所作之器与匭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相较,仔细体味辨析诸器铭文的差异,不难发现匭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铭文中的芮姬、鬯姬皆是生称,匭伯、仲甸人作器时芮姬、鬯姬尚在人间而非先于器主人而亡的夫人,因为铭文既明言“匭伯肇作芮姬宝簋”、“仲甸人肇作鬯姬宝盃”,又言“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皆是不辨自明的表述。文中“其”字,指代芮姬、鬯姬,则二人明非受祭对象而是摄祭之人。实际上,匭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铭文已明确表达了匭伯、仲甸人为夫人作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持之用于祭祀己之祖考,保证宗统之祀不绝于世。若以M2:57号铜鼎铭文所言“匭伯作毕姬尊鼎,其万年宝”为参证,匭伯作芮姬簋、仲甸人

盃铭文不同于惯例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不可仅据铭文所言“作芮姬宝簋”、“作鬯姬宝盃”掩盖器之所用于“其用夙夜享于厥宗”。

夫妻共行宗庙之祭,不仅是为了保证整个礼典的各项仪节、仪注顺利进行以充分体现事死如事生的深层礼义,而且也是当时各个阶层共同自觉遵循的准则。匭国虽是赤狄族建立的方国,其文化与华夏文化或不尽相同,然而立国于晋国、芮国之间,又与姬姓之族联姻,不能不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而超然独立于周礼之外。根据《仪礼》中《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的记载,列士宗庙祭祀,陈设时主人视侧杀、主妇视饔饔,阴厌时主人举鼎载俎、主妇荐豆设敦,直祭时主人酌尸、主妇亚献;大夫宗庙祭祀,阴厌时主人迎鼎、主妇设荐,直祭时主人酌尸、主妇献尸。凡此之类的仪节、仪注,皆是士大夫之家夫妻共行宗庙之祭的具体表现。《礼记·祭义》云:“君牵牲,夫人奠盃;君献尸,夫人荐豆。卿大夫相君,命妇相夫人。齐齐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诸其欲其飨之也。”既言“卿大夫相君”,可据以得知文中所记是诸侯以上夫妇共行宗庙之祭的情形。《左传·文公二年》云:“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杜预注云:“奉粢盛,供祭祀。”当家孝子娶妻以奉粢盛,不仅仅是祭祀礼典的要求,亦是致孝敬于先父先祖的具体表现。因此,西周以来的宗庙祭祀,自天子至于列士,皆是夫妻共承,各有职司,断无当家孝子缺席失位而专由其妻执掌祭祀的典礼。然而从横水墓地所出铜器来看,匭伯为芮姬作器、仲甸人为鬯姬作器,皆在铭文中明言使夫人摄祭,享孝己之祖考,透露了器主人作器时正在担忧将来或不能与夫人共承宗庙祭祀了。实际上,就二器铭文的性质而言,不妨视为器主人的顾命之语。

匭伯、仲甸人制作祭祀祖考的礼器,之所以将顾命之语铸为铭文,就在于匭国与大国强族为邻,时刻都面临着被兼并、灭亡的命运,而国破的结果往往是君臣死于非命或被迫逃亡他处而不能奉守宗庙祭祀。就匭国所处的时代与区域而言,最大的威胁无疑来自于晋国,发掘简报对此已略有说明。晋国自周初受封建国以来始终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匭国相对于华夏姬姓而言属于异姓之族,即使代代与姬

姓之族联姻,仍难借助外部力量自保一城、自守一地而不受侵犯。西周时代的吕鼎铭文云“晋侯令吕追于柵,休有擒”,即是有力的旁证^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晋平公时的大夫女叔齐自述晋国的发展历史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据此可见晋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时代屡为霸主而列为强国之一,当是自西周以来不断侵小、兼国的结果。仅就《左传》的记载来看,耿国、霍国、魏国、虢国、虞国,分别在鲁闵公元年、僖公五年灭于晋国,可证女叔齐之语并非无据。柵国是否最终被晋国所灭,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中不见可资参证的记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的详情不得而知。柵国处在大国强族的包围之中,君臣上下时时都在担忧国破人亡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当柵国君臣预感到被兼并、灭亡的命运来临时,作器以守祖考之祀而使族人有所系属,铸铭则明言使夫人摄祭,而将己之命运置之度外,当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所以才有不同于其他器铭的顾命之语铸于礼器。因此,根据铭文中的顾命之语,可以想见柵国在被兼并、灭亡以前,自上至下始终都处在忧患、恐惧之中。

若非如此,则柵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铭文反映了赤狄族群自有不同于华夏民族的风俗,即男性崇尚武力,驰骋疆场,祭祀之类的家政皆由女性独掌而男性位于助祭从属的行列。征诸《左传·宣公十五年》,晋景公之姊是潞子婴儿的夫人,其执政大臣酆舒杀了夫人,景公欲兴师讨伐潞氏,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列举潞氏之罪有五而力主出兵伐之,其中第一项罪名就是“不祀”。杨伯峻云:“不祀,谓不祀其先祖。”^{[5]762}所谓狄人不祀先祖,不过是从华夏文明的立场作出的判断而已。潞子婴儿是赤狄别种,柵国也是赤狄之国。若春秋时代潞氏“不祀”的风俗渊源有自,则西周时代的柵国风俗或亦是以“不祀”有别于华夏文明。若此推测不误,则柵伯、仲甸人为夫人作器而使其用于祭祀祖考,恰恰反映了赤狄族群一以贯之的风俗。

正因为赤狄族群中女性独掌祭祀之类的家政,则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其社会地位或许高于男性。张礼艳根据考古资料及相关研究,

揭示了横水墓地柵伯、毕姬夫妻墓葬不同于各地考古所见其他夫妻墓葬的特征,如毕姬墓的墓道比柵伯墓的墓道长,毕姬墓的墓室规模比柵伯墓的墓室规模大,毕姬的椁室用材及装饰比柵伯的椁室用材及装饰华丽,毕姬墓的随葬品如青铜乐器、车子部件、青铜礼器等在总体数量上也多于柵伯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毕姬生前的社会地位高于柵伯^[6]。若柵伯、毕姬夫妻墓葬的差异真实地反映了生前状况,固可得出赤狄族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结论。

就新见铜器铭文而言,可以和柵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铭文合观的铜器铭文是西周晚期的穀伯鼎。其铭云:“穀伯作季姜宝鼎,用享孝于其姑公,永宝用。”^⑤从此器铭文来看,季姜是器主人的夫人,为夫人作器而使其用于祭祀姑公,亦即己之父母,与周礼夫妻共承宗庙的规定不合,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古时大夫屡有出奔或被逐于他国而失守宗庙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年》云:“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若据此而论,似可推断穀伯鼎是器主人即将出适他国前所作之器,铭文表达了作器使其夫人恭守宗庙之祀的嘱托,与柵伯作芮姬簋、仲甸人盃铭文所言顾命之语皆无二致,只不过使夫人摄祭的原因不同而已。需要说明的是,传世文献中称夫之父母为舅姑,与穀伯鼎铭文中称夫之父母为姑公略有不同。实际上,姑公之称还见于其他器铭,如杞伯双联鬲铭文云:“杞伯作车母媵鬲,用享孝于其姑公,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⑥铭文既明言器是媵器,则享孝的姑公无疑就是夫之父母。因此,姑公之称既非偶见一器之铭,必是当时通行的习惯称谓,与文献中的舅姑并行于世。

综上所述,凡铭文明言为夫人作器而使其用于己之宗庙祭祀,皆有不同寻常的特殊原因。夫人主祭或摄祭的礼典,其仪节、仪注与夫妻共承、各有专司的典礼必不相同。同是祭祀典礼,仪节、仪注不同,表现的礼义或有差异。合观铜器铭文、传世礼书所见祭祀礼典,可以想见西周时代的宗庙祭祀本有各种不同的面貌而并非一种模式。



棚伯作芮姬簋(M1006:66)、仲甸人盃(M1006:21)铭文照片

注释

①相关研究文章:李学勤:《绛县横北村大墓与郟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7版;李零:《冯伯和毕姬》,《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7版;宋建忠等:《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不为人知的棚国史籍失载的棚国》,《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2期;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2006年第8期;刘启益:《西周懿王时期纪年铜器续记》,《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田传:《试论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②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7

期、《文物》2006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M2158 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期。③贾海生:《制服与作器——丧服与礼器饰群党、别亲疏相互对应的综合考察》,《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修订后收入《周代礼乐文明实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3-102页。④吕鼎是上海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从香港购回的一件有铭铜器,马承源曾作过考释,参见其《新获西周青铜器研究二则》,《上海博物馆馆刊》1992年第6期,第153页。⑤铭文内容参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续编》第一卷,编号016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⑥铭文内容参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续编》第一卷,编号02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页。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鬼方昆夷獯豸考[M]//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陈公柔. 说魏氏即怀姓九宗[M]//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 陈昭容. 两周夷夏族群融合中的婚姻关系:以姬姓芮国与魏姓棚氏婚嫁往来为例[M]//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4] 谢尧亭. 晋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张礼艳. 西周贵族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兼论西周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J]. 江汉考古,2016(4):53-63.

The Reason Why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of the State of Peng Made their Wives Take Sacrifices to the Ancestors

Jia Haisheng and Yuan Yin

Abstract: The State of Peng is a vassal state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e nationality of this state belongs to Chidi (赤狄), whose surname is Kui (魏).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t was located in the area of Hengshui Area, Jia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nd was always surrounded by powerful nations.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of the State of Peng made the ritual vessels for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ancestors. It is stated in the inscription that the lady is to take the sacrifice,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ritual of Zhou Dynasty in which the husband and wife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ancestral temple worship.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Chidi ethnic group is facing the fate of annexation and extinction at any time, or it may be that the Chidi ethnic group has different customs from the Huaxia ethnic group.

Key words: the State of Peng; Sacrificial vessel; sacrifice; etiquette and custom

[责任编辑/李知然]